

不朽的马克思

陈先达

1883年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停止了思想。恩格斯评价说：“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一百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为世界人类的进步和解放事业开辟了无限的前景。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全球化时代，面对西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极大增强了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鲜明展现着马克思思想的精神光芒和伟力。在马克思逝世130周年之际，本报《马克思主义月刊》邀请海内外学者围绕“永远的马克思”主题撰文，在缅怀马克思的同时，进一步发掘马克思思想的当代价值，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发展。



■资料图片

对于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生命远远超过他的个体生命。个体生命是生物学的，它受生物学规律支配；思想生命则是社会学的，它受社会规律支配。只要思想具有社会存在的需要和根据，它就会长久发挥作用。这是思想史的普遍规律，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尤其如此。

1888年，在马克思仅仅逝世五年后，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单行本序言中就强调，“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如今，马克思逝世已经一百三十年，马克思的思想并没有因时间久远而消失，相反它仿佛是屹立于地球最高处的灯塔，光芒四射。尽管马克思逝世后“过时论”一再沉渣泛起，但一次次破产；尽管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社会主义遭遇重大挫折，但马克思依然被西方评为“千年思想家”。马克思的思想并没有因为苏联解体而被遗忘，相反正是苏联社会主义失败更加唤醒了人们对马克思的记忆，更加显示马克思本真思想的光辉。

马克思最伟大的遗产是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就没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主

义学说。马克思逝世了，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从来没有停止。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思想体系，一旦被革命者和广大群众所接受和实践，就具有永不停息向前发展的动力和源泉。马克思因创立马克思主义而不朽，马克思主义则因与时俱进的品格而永葆青春。对马克思的最好纪念，就是研究他的学说和著作，坚持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他提出的争取人类解放的伟大社会理想。

当代有些学者把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对立并分割开来，鼓吹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是与马克思对立的另一种学说。他们不承认马克思之后存在一个以马克思思想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要是上述论断能成立，那就等于说马克思主义已经随着马克思的逝世而终结，马克思以后没有马克思主义。这种说法表面上是推崇马克思，实际上则是贬低马克思。在他们那里，马克思似乎只是思想史上的匆匆过客，后继无人。

在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当然可能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但这不能成为否定存在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理由。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体系，它的内容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解释，而是取决于它的客观内容和科学性。毫无疑问，马克思的著作和文章是在不同时期写的，它会显出马克思个人思想发展过程的差异性。但是，衡量是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对某个文本或文本的某句话的不同解读，而是贯穿全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反复论述且不断出现的具有规律性的论断。这些是马克思著作中稳定的、一贯的、成熟的思想，构成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硬核，例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基本矛盾的经济学分析、追求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等等。如果一个学者或某个学派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而又对上述思想持反对态度，那他或它就不名副其实。他或它可以称为任何主义，但就是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后继者在实践中肯定要创造性发展马克思的思想，因此，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活动的马克思主义会显现出各自的特色。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实践并没有唯一的模式，更没有一个标准的模式。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克思本人基本原理可以截然不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系。客观地看，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普遍性的东西，而实践则是民族的、具体的、特殊的。当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时，肯定会实现新的创造，并带有新的特点。马克思以后的真正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思想既存在继承性，又存在由于时代和民族特点而产生的差异性。因此，抽象地鼓吹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于马克思，是一种理论陷阱，稍有不慎，就会落入圈套。

当代世界需要马克思，需要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世界矛盾和人类向何处去的理论分析，更需要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和经验。在今天，尤其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如何认识社会主义，仍然是个重大理论问题。资本主义自我调节、自我更新的能力是有限度的。资本主义始终无法摆脱危机和冲突。金融危机的不断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无序扩张等都说明，资本主义自我调节不是万能的。一个百分之一的人占有百分之九十九的财富的社会，是不可能持续存在和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像人们设想的那样充满活力和无限生机。沉迷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和修复能力而怀疑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是一些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自我理论“阉割”。英国学者乔纳森·沃尔夫在《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中说：“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方面来看，马克思的影响都是无法估量的，没有至少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粗线条的评价，我们将根本无法把握当今世界，以及当今思想界的很多方面。光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应当对马克思的思想予以密切关注。”

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死亡。马克思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为真理开辟了道路。只有沿着马克思的道路前进，我们才会逐步接近真理，如果背离马克思只能走向泥坑。在美国原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的《苏联解体亲历记》中，有一处谈到当年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抛弃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学说时指出：“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抛弃这个观点，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别样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资产阶级可以接受和拥抱的马克

思主义，算什么马克思主义！这不是龙种而是马克思说的跳蚤。

我们并不一概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真心研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左翼学者视为异类。任何以严肃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都应该欢迎，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应该重视。例如特里·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坦言，他对马克思的一些观点是持保留意见的。但是，他承认马克思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中一些重要问题的真知灼见足以使“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一个令无数人心向往之的标签。弗洛伊德学说的真正支持者不会迷信弗洛伊德的全部观点，也没有一个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影迷会认为这个大师的每一个镜头和每句台词都完美无缺。马克思也并非无懈可击，而作者只想展示马克思的合理之处。同时，作者对西方社会十个典型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这种以坦率真诚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值得赞赏。

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我们纪念马克思，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三十周年就是向全世界表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主义。我们是马克思思想的创造性继承者。毛泽东当年曾经十分诙谐又十分严肃地说过，我们只有一个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家分店。任何企图用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儒家马克思主义来诠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本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年3月6日刊